

JIEFANGZHENGJISHI

雄师铁马

解放战争纪实

李作民 等著

(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

雄 师 铁 马

——解放战争纪实

(上册)

李作民 古琳晖 任伟民
丁 益 白 纯 仲 华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师铁马——解放战争纪实/李作民等编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199—029—3

I. 雄… II. 李… III.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
料 IV. K266.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447 号

书 名：雄师铁马——解放战争纪实

作 者：李作民等

责任编辑：吴 江

责任校对：邹祖兴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596 千字

印 张：26.7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029—3/K · 19

定 价：50.00 元

此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6, 82517244

目 录

Content

引 子 未雨绸缪

——中共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1
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
二、邯郸破梦	21
三、绥远争锋	40
四、扼住津浦路的咽喉	55
五、十万大军“闯关东”	72
六、争夺黑土地	91
七、四平街的血与火	112

第一章 全线抗击

——打退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32
一、山雨欲来	132
二、李先念巧施“金蝉脱壳”计	144
三、苏中七战七捷	158
四、刘邓——谁与争锋	173
五、“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	185
六、“南满有文章可做”	202

第二章 蕴势待发

——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215
一、毛泽东唱了一出“空城计”	215
二、“蘑菇战”对“小米碾子战”	227
三、七十二崮堪爱，蒋军攻此必败	239

四、反攻在春夏之交	250
-----------------	-----

第三章 谁主沉浮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266
一、“中央突破”对“黄河战略”	266
二、鏖战鲁西南	274
三、刘邓“直趋大别山”	285
四、三军问鼎中原	296
五、谁敢横刀立马？	308
六、东北——尘埃即将落定	320
七、大破石门	330
八、中原逐鹿	339

第四章 白山黑水间的决战

——辽沈战役纪实	356
一、决战前夜	356
二、奔袭北宁线	372
三、关门打狗	383
四、“塔山英雄团”对决“赵子龙师”	396
五、解放长春	410
六、全歼廖耀湘兵团	423
七、东北“剿总”弃沈而逃	434

第五章 六十万战胜八十万

——淮海战役纪实	443
一、从“小淮海”到“大淮海”	443
二、碾庄圩聚焦	454
三、围三阙一，网开一面	468
四、“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481

五、杜聿明：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492
六、小车推出来的胜利	502
第六章 长城脚下的最后较量	
——平津战役纪实	509
一、蒋介石预谋捣毁西柏坡	509
二、“皮帽子”入关	522
三、“隔而不围”与“围而不打”	533
四、“王牌”不再	545
五、张垣追击	552
六、攻克天津	558
第七章 飞跃天堑	
——百万雄师过大江	570
一、暮日中的青天白日旗	570
二、盘马弯弓	583
三、风雨下钟山	602
四、宜将剩勇追穷寇	625
五、“九省通衢”的硝烟	647
六、战上海——“瓷器店”中“捉老鼠”	660
第八章 风卷残云	
——人民解放军全国大进军	696
一、华北的最后一仗	696
二、“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711
三、兰州鏖战急	724
四、瓮中捉鳖取福州	740
五、攻克汤恩伯的“海上堡垒”	749
六、衡宝斗法	758

七、“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	767
八、刘邓西南出奇兵	777
九、木帆船撞破“伯陵防线”	796
十、由外而内，解放舟山.....	810
十一、金珠玛米奔袭昌都	822
 尾声：解放大军开进深山密林	
——三年剿匪大写意	833
 参考书目	844
 后记	850

引子 未雨绸缪

——中共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抗日战争的枪声刚刚平息，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便急如星火地要下山抢摘“桃子”。中共中央洞悉其奸，毫不示弱地“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刘伯承、邓小平首先在上党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为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桌上争得了主动；接着，刘邓又率部进行了邯郸（平汉路）战役，阻绝了孙连仲部北进平津，争取了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贺龙、聂荣臻联合指挥绥远战役，打击了傅作义的嚣张气焰，保卫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陈毅率部在津浦路徐（州）济（南）段阻敌北上，死死扼住了徐济间的咽喉。

关内战火已经燃起，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1945年9月19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派出千军万马进军东北。蒋介石对东北这片迷人的黑土地垂涎三尺，指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接连从中共手中抢占山海关、锦州。为阻敌北上，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与杜聿明在四平血战一个月，最终被迫撤出。

为适应东北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东北局依据中央的指示，组织了大批干部和部队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剿匪、土改、反奸清算等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945年8月25日，一架美制DC—9型军用运输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这是一架属于美军驻延安观察

组的飞机，机身已十分破旧，连机舱门都关不严，甚至起飞时螺旋桨还要靠人来推动。它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飞机如同一只硕大的怪鸟，摇摇晃晃地从延安的黄土地上升空，不禁叫人提心吊胆。

然而，就在这样一架令人提心吊胆的飞机中，却济济一堂地坐着中共的一批高级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一行 20 余人，尽是英豪。他们坐在机舱小窗口底下的铁座位上，靠着弧形的机舱板，直不起腰，也抬不起头。

中共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拥挤在一架如此简陋的军用飞机中，应该说是够危险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不禁纳闷：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不惜冒如此大的风险？其原因只有一个——军情紧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立时，整个神州大地沸腾了。

在重庆，胜利的消息如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欢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鞭炮声、乐曲声，彻夜不息地回荡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回荡在长江岸边。

在延安，这座黄土高原的小城里，人们挥舞着双手奔走相告。宝塔山下，中共的领导人与陕北的农民一起举着雪亮的火把，迎接来之不易的胜利。

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神州大地的上空又聚起了新的战争乌云。当日本请求盟国接受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蒋介石就立即准备垄断在华日军的投降权，进行内战的准备。8 月 11 日，他以“抗战最高统帅”的名义，连发三道命令：

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命令伪军配合国民党军的行动，“切实维持地方治安”；

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①。

一目了然，抗战时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要跑下山来“摘桃子”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②

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的果实自然应当归属于人民。

8月1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复电蒋介石，义正辞严地反驳了他这道滑稽而无理的命令：“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③

朱德的答复入情入理，掷地有声，但国民党置若罔闻，于8月15日以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宣布：“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

“人民之公敌”，听起来是那么刺耳，分明是要与人民为敌——任何一个有一点政治敏感的人都能察觉到国民党已经发出了内战的信号。

果不其然，蒋介石很快就将其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的部队调动起来了，摆出了四路进军、首先打通铁路干线，抢占大城市，分割解放区，然后将华北、华东的中共部队一口吃掉的架势：

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集团为东路，指挥骑兵第二军、十二军、九十七军、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五十军等沿津浦路北犯；为配合李品仙集团之北犯，另以第七军、四十八军占领蚌埠、浦口，以第三战

^①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5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8—1129页。

^③ 同上，第1142页。

区和第三方面军占领上海、南京及宁沪铁路。

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集团为中路,从豫西经郑州、安阳北犯,企图打通平汉线,与胡宗南集团在石家庄会师,然后抢占北平。

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为西路,从关中经临汾、太原向石家庄发动进攻;并以第二战区阎锡山集团占领上党地区,配合胡宗南东进石家庄。

以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集团为北路,从绥西向东进犯绥东、察西地区,占领张家口。

对于内战的危机,毛泽东早有预料。8月1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决定时就指出:苏联宣战,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冷静地分析,认为我党任务应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是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烈扩大解放区;将来阶段,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他还及时指出,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8月13日他又告诫全党全军:“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①他还警惕地说:“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②

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共产党怎么办?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毛泽东代表共产党作了回答:“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11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4页。

此，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①一句话，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中共各解放区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向日伪军进攻，不理睬蒋介石 8 月 11 日的错误命令，坚决地、理直气壮地收缴日伪军的武装，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从 8 月 11 日起，在半个月的时间之内，中共的抗日武装收复了中小城市 59 座和广大乡村，保卫了胜利果实。

看着这些土地一块一块地被共产党收复，蒋介石坐卧不宁。他深知国共之间的问题最终是要靠枪杆子来解决的，但凭国军目前的状况，动武的准备工作还没作好。鉴于发动内战还要争取时间准备，于是蒋介石处心积虑地一连三次给中共发去电报，力邀毛泽东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

很显然，蒋介石的谈判邀请是别有用心的。共产党内不少人出于对领袖安全的考虑，不同意毛泽东到重庆去赴蒋介石的“鸿门宴”。

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但在收到蒋介石第三次电邀的次日，即 8 月 24 日，毛泽东即刻复电：“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毛泽东有如此胆量和魄力，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8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

毛泽东准备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同时他命令在延安参加会议的各区的高级指挥员立即束装返回前线，以作好军事上的准备。刘伯承、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乘飞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27 页。

^②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730 页。

返回太行山的，而陈毅、林彪则计划在到达太行山后，再转道奔赴华中、山东。

于是，有了东关机场那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幕。

透过飞机的舷窗俯视苍茫大地，在这青纱帐成林的季节，翠绿的田野上星星点点的碉堡、岗楼，横七竖八的壕沟、深堑，一晃而过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见。机舱内的气氛说不上严肃，但很庄重，大家彼此很少交谈什么，抗战刚刚结束就要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大概他们都在想着自己身上的重任吧。

飞机上，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双眉紧锁，若有所思，在座的各位将领都知道此时他的内心正经受着痛苦的煎熬——昨日拂晓，延安保育院打来紧急电话，告知他的小女儿华北被敌人暗杀。凶手是在深更半夜窜进院子，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4岁的小华北，然后迅速逃走的。

此时，刘伯承与他的老搭档——晋冀鲁豫军区政委邓小平已被赋予组织上党战役的重任。

上党，是太行山中一片地势高峻的盆地，因其地势高，古代文人说它是“与天同党”，故称上党。自秦汉设郡，称上党郡，位于山西省东南长治地区，东控太行、西据太岳，南有中条山，处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处，像一座森严的壁垒，屹立于黄河北岸，是拱卫华北的前沿阵地。上党自古就是军事要地，“据上党而窥中原”，足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1937年秋，刘邓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在这里创建了晋冀豫根据地，自此共产党在这扎下了根。1945年8月2日，为适应形势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决定以刘邓所部为基础，组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不久，盘踞在晋西南的山西军阀、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密令开始向晋东

南解放区大举进犯。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阎锡山称得上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三朝元老”、“不倒翁”、“山西王”、“阎老西”……人们常这样称呼他，可见他在山西乃至国民党核心层中的地位。阎锡山青年时期被清政府送到日本军事学校深造时加入了同盟会，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山西都督的阎锡山投靠了袁世凯，逐渐建立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雄并起，阎锡山使出浑身解数，纵横捭阖，乱中渔利——他时而联奉倒直，时而又联直反奉；今天联蒋讨奉，明日又联冯倒蒋。终于拒其他各派势力于山西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

抗战期间，阎锡山为抵抗日本人，同山西的八路军有过较好的合作关系，但之后又对日军暗送秋波，积极反共。如今，他却又要独霸山西，重新称王。他借助日伪军的接应，以3个师、2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约1.6万人，由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上党地区。他们一方面以残暴的手段捕捉杀害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军烈属、伤员、民兵，另一方面组织了维持会、还乡团、特务队，企图全面控制上党地区。至8月25日，阎锡山部已占去长子、屯留、长治、潞城、襄垣等6个县城，还有约2万余援军正气势汹汹地向上党地区开进。

对阎锡山的行动，蒋介石甚为赞赏，他让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转电令，对该战区“收复太原及各县军事进展之速特宣示嘉奖。”^①

国民党对上党垂涎三尺，当然是看中了它特殊的战略地位。

从整个战局来看，蒋介石为了实现“争夺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企图，正派遣其部队沿同蒲路、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四条铁路线北上。其中，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经风陵渡渡黄河北上，准备打

^①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3页。

通同蒲路，与阎锡山南北接通，然后沿正太路进驻平、津，从而控制整个华北，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让步。

从局部地区看，日本人一投降，阎锡山自然是容不得共产党在山西活动，迫不及待地派兵插入上党，是企图分割我太行、太岳两区，进而占领整个晋东南，彻底驱逐共产党势力出晋，巩固其在山西的反动统治。

毛泽东以非常的勇气和气度答应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对于蒋、阎所玩弄的战争把戏也洞若观火，他在赴渝之前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①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面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共毫不示弱。中央决定组织上党战役，首先消灭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配合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这次战役的任务自然非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莫属。

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强忍住内心的痛苦，坚毅地对人们说：同志们，不要太为我难过了。敌人以为暗杀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他决心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仍将儿子太行留在保育院，坚毅地率部奔赴上党前线。

飞机降落在太行山腹地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太行山是刘邓曾经纵横驰骋的地方，回到阔别两年的故地，见到了熟悉的战友和老乡，刘邓感到格外亲切。此时的太行山正是柿子转黄，稼禾丰盛的季节。抗战结束了，日本人被赶跑了，刘邓多么想坐下来与老乡们聊聊收成，与他们共享丰收的喜悦。然而蒋介石不让他们有这份闲情逸致，军情紧急，他俩未敢稍歇，立即奔赴军区驻地——赤岸，一个秀丽的小山村。

刘邓来到赤岸，抬腿跨进了作战室。参谋处长与作战参谋们摆开了地图，向刘邓汇报如下情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54页。

阎部史泽波以军部率第六十八师、六十九师主力及暂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守备长治，兵力约1万余；以挺进纵队一部结合部分保安部队守备长子、屯留，兵力分别为2000余和1000余；襄垣、潞城、壶关则以保安部队守备，兵力均在1000人以下。当前，我太行、太岳、冀南各军区正一面攻击当面之敌，一面集结主力准备参加上党作战。

听完汇报，刘伯承要通了参谋长李达的电话。李达正在武乡段村指挥攻打日伪据点。刘伯承要他继续指挥部队攻下襄垣，在北面打开一个缺口，并就地集结太行军区主力，以便会合太岳、冀南军区部队进行上党作战。

8月28日，刘邓召开作战会议，部署上党作战。

邓小平从政治影响上来分析这次战役，他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①

刘伯承则着重从军事态势上进行了分析，他说：“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略展开。同蒲、平汉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在平汉、同蒲守大门呢？”^②

8月29日刘邓与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张际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上党战役的决心与部署：阎军1.6万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的8000人共约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歼灭该敌。估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1个月的时间，然后以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508页。

^②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7页。

以太岳主力转向同蒲线。^①

决心已经下了，但要实现这一决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由一二九师改编而成的晋冀鲁豫军区共有主力兵团8万余人、地方部队23万余人。这些部队中即使是主力兵团装备仍很差，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2—3门，重机枪3—4挺，不少战士手中仅有几发子弹，一些新参军的战士甚至还扛着刀矛。这就是刘邓手头的“家当”。

刘邓心中十分明白，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处于战略转折关头的第一个大战役。由于作战对象和作战任务的变化，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分散守备和集中“扫荡”的日伪军，而是大规模进犯的国民党军，因此在作战形式上不能再采用分散的游击战，而必须转换成大兵团的运动战。这种实行以作战形式的转变为主要內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又一次摆在了他们面前。刘邓毕竟是身经百战，眼光自然深邃，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顺利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才能有把握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反过来说，上党战役的胜利实施，也就是战略转变的重要一步。因此，刘邓高瞻远瞩地将上党战役的计划、部署同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紧紧地结合起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完成这个艰巨的战略任务，首先必须扩充部队，编组野战军。

还在延安时，刘伯承就接连电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要求他们迅速扩充兵力，立即加以集中，组建野战兵团。到达赤岸司令部的当天，他又发出指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②

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各军区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采取边打、

^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10页。

^② 李曼村等：《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26页。